

THE BECOMING：尼泊爾年輕勞動階級男性氣質

Mark Turin × Daisy Yang

Visual Ethnography, Vol.10 No.1, 2021

摘要

在尼泊爾，各地有大量青少年男孩與年輕男性離開農村家鄉，前往首都加德滿都尋找工作，並試圖實現他們對未來的想像。在這段充滿挑戰的轉換過程中，他們必須學習如何成為獨立的年輕男人——作為兄弟、兒子、父親、丈夫，以及建築產業中的勞動者——來協商與形塑自身逐漸成形的身份。在這組由 15 張照片構成的視覺論文中，藝術家 Daisy Yang 與人類學家 Mark Turin 透過直面當代尼泊爾勞動階級男性的現實處境，探討遷移、流動、勞動與親屬關係等議題。

關鍵字

尼泊爾、階級、男性氣質、性別、遷移、勞動

簡介

Mark Turin 是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副教授，同時受聘於批判原住民族研究所（Institute for Critical Indigenous Studies）與人類學系（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）。他也是 Digital Himalaya Project 的主任；該計畫由他於 2000 年共同創立，旨在建立一個平台，讓來自喜馬拉雅地區的多媒體資源能夠在網路上被廣泛取得與使用。二十多年來，Mark 的研究區域主要聚焦於喜馬拉雅地區（特別是尼泊爾、印度北部與不丹），近年來也將研究範圍延伸至加拿大太平洋西北地區。他的研究與寫作主題包括：語言復興與重建、語言記錄與保存；語言地圖繪製、語言政策、語言政治與語言權利；以及口述傳統、檔案保存、數位工具與科技等議題。

mark.turin@ubc.ca

Daisy Yang 是一位台裔加拿大藝術家，目前居住並創作於加拿大卑詩省（BC）。2012 年，她在 Magnum Foundation 與 New York University 的「人權與攝影」課程中學習，

師從 Susan Meiselas 與 Fred Ritchin。此後，Daisy 便致力於理解並記錄各種社會議題，特別關注移民、性別與身分認同的形成。

她在台灣與加拿大兩地成長的經驗，使她在處理敏感議題與敘事時，能夠以更具文化細膩度與多元視角的方式來接近與呈現。

daisyyangphoto@gmail.com

致謝

我們衷心感謝 Julia Schillo 在本稿提交前協助進行版面格式整理與文字校對，並感謝 Sara Shneiderman 以其敏銳的專業眼光提供寶貴的建議與指導。當然，文中若仍有任何錯誤或不周之處，均由作者自行負責。

計畫定位

這篇影像論文是攝影師與人類學家之間一段持續對話的一部分。兩位作者皆長期與尼泊爾的社群進行合作研究，並共享一個核心承諾：記錄邊緣化社群的生活與生計，同時挑戰對尼泊爾等地所投射的東方主義想像。

因此，我們將此研究置於「批判視覺人類學」(Pink 2003) 與「後殖民研究」(Ashcroft 等, 2006) 的雙重框架中。同時，我們也意識到尼泊爾的歷史處境相當特殊——尼泊爾從未被外來政權正式殖民？，這使其在南亞區域中形成一種獨特的「非後殖民」身份 (Des Chene 2007)。

2014 至 2018 年之間，攝影師 Daisy Yang 花費 12 個月的時間，紀錄尼泊爾青少年男孩與年輕男性離開農村、前往首都加德滿都從事建築工作的經驗。作為她藝術與合作方法的一部分，Yang 與這些年輕男性建立了長時間且深度的信任關係，因而得以進入並拍攝他們生活中的不同面向，呈現這座高度密集、社會階層分明的城市裡，日常生活的高低起伏。

這些在建築工地工作的個別生命故事，讓我們得以窺見男性氣質如何被社會建構。我們希望這能促成對尼泊爾性別角色更為平衡的理解。本研究提供的是文化脈絡，而非單一的分析或論證；我們將 Yang 的影像紀錄放置於尼泊爾持續去農業化、長期遷移歷史，以及所謂「期待上升的革命」(Obershall 1969) 的宏觀背景中。

建構尼泊爾

尼泊爾的建築產業深受「遷移與剝削的動態」所形塑 (Hirslund 2021)。根據近期估計，尼泊爾蓬勃發展的建築部門支撐著約 250 萬名勞動者，同時也仰賴這些勞動力而存在。儘管在經濟與社會層面影響深遠，這個產業卻高度非組織化，缺乏社會保障，並普遍存在非正式就業的情形，進而形成一個混亂且高度競爭的工作環境。

相較於北方的中國與南方的印度，尼泊爾的工業化程度偏低，再加上大量季節性農村—城市遷移，使得農村長期處於結構性困境之中。Sharma 指出，尼泊爾社會長期存在一種深層的「遷移文化」(2018)，不同形式的移動——包括國內季節性遷移、與印度的跨境移動，以及構成匯款經濟基礎的國際移工——長久以來都是家庭經濟策略的一部分。這種跨世代的流動經驗，也深刻形塑了性別身份，無論是移動者或留下來的人皆然。

在尼泊爾，建築業中的勞動者多為男性。研究指出，根深蒂固的父權結構與社會文化規範，使建築工作逐漸被「男性化」，並普遍認為女性不適合從事此類「需要複雜技能」的工作 (Hirslund 2021)。然而，近幾十年來，尼泊爾女性逐步進入家庭與農業之外的工作場域，特別是在內戰與 2015 年大地震後的重建階段，這些變化更突顯出重新思考男性氣質的重要性。

理解尼泊爾的男性氣質

本研究立基於既有關於尼泊爾男性氣質的人類學研究。過去，性別研究往往集中於女性，忽略了以性別視角分析男性勞動遷移的重要性。近期研究則指出，遷移本身即構成男性氣質的重要面向。

我們在此借用 Connell 所提出的「霸權男性氣質」概念，將其放入尼泊爾的社會與種姓結構中加以理解。男性氣質並非自然存在，而是被不斷表演、驗證與規訓的過程。在以種姓為核心的社會體制下，從事體力勞動的年輕男性，往往被置於較低的社會位置，必須在結構性不平等中協商自身的男性身份。

男性氣質同時也是一種身體化的實踐。年輕男性的身體成為意識形態的承載場域，而遷移與勞動不只是經濟選擇，更是形塑自我、建立社會世界的方式。透過影像，Yang 的作品同樣展現了這些年輕建築工人如何在困難的現實中，透過故事、歌聲、笑聲與家庭關係，建構屬於自己的社會與情感空間。

結語：共鳴與力量

這個計畫透過影像與敘事，探索父權制度如何影響正處於關鍵成長階段的尼泊爾年輕男性。他們一方面必須符合對「男子氣概」的社會期待，另一方面，影像也揭示了其中蘊含的溫柔、脆弱與矛盾。

許多青少年在順從與抗拒之間掙扎，承受著結構性與性別化暴力所帶來的壓力。Yang 的影像呈現了他們如何在限制中創造能動性，並試圖打破循環性的壓迫。

本計畫的核心目的，是辨識並尊重這些年輕男性所承受的複雜張力——在自立與脆弱之間、在責任與依附之間。透過這組影像論文，我們邀請讀者暫停片刻，重新思考成年、情感，以及男性氣質的複雜面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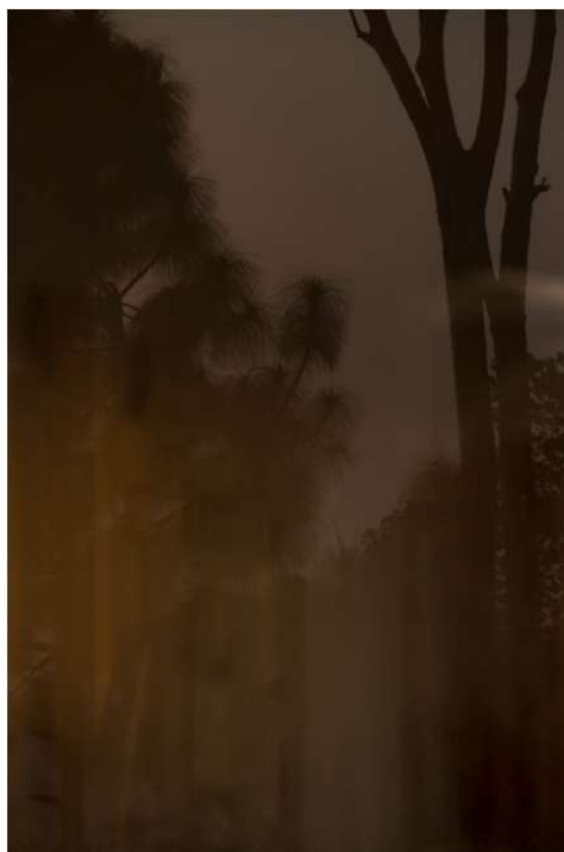


PHOTO 1 :

在冬季乾旱期，尼泊爾的農家會暫緩農務。男孩們從農事中解放出來，開始能夠從事其他工作，許多人因此前往首都加德滿都尋找額外收入。有些人在抵達前已透過親友或包工頭取得聯繫，另一些人則是到了城市後徒步找工作。



PHOTO 2 :

2006 年以前，加德滿都禁止興建多層建築。十多年後，城市已成為一片混凝土叢林。來自全國各地的男孩與年輕男性，每年秋天湧入加德滿都，作為非技術勞工建造高樓住宅。畫面中的豪華公寓屬於富裕尼泊爾人，部分甚至是第二住所；然而，由於供過於求，許多建築實際上長期空置。



PHOTO 3 :

我在計畫中認識的年輕人多來自尼泊爾的丘陵與平原地區。建築工地的法定工作年齡為 17 歲，但多半僅以口頭確認。訪談中我發現，有些男孩為了取得工作而謊報年齡，較年幼者會刻意表現得強悍以通過檢視。多數被我記錄的年輕人未完成高中學業，有些甚至不會書寫自己的名字。



PHOTO 4 :

加德滿都位於一個盆地之中，城市正快速擴張。市郊的一片森林正在被清除，以騰出空間興建新建築。



PHOTO 5 :

建築工地是來自不同族群的工人相遇、交流生活與家鄉故事的場所。下工後，從傍晚到深夜，年輕男孩常圍坐在以建築廢料（包含有毒塑膠）生火的火堆旁，聽年長工人說故事，神情既著迷又困惑。



PHOTO 6 : 搬運重物與鏟土是進入建築工作的「入門任務」，不需要技術訓練。年輕人彼此競爭，看誰能搬最重的負荷。圖中 19 歲的 Dil 正在鏟土，準備興建一棟新屋，取代一棟在 2015 年地震中嚴重受損、已有百年歷史的住宅。



PHOTO 7 :

收入的一部分用於食物、手機與通話方案、髮型與服裝，其餘則寄回家鄉。這些男孩渴望穿著流行的西式服裝，染髮以展現自我，也喜歡與街上的機車合影。Dil 對加德滿都有著苦樂交織的情感——一方面嚮往城市帶來的機會與新視野，另一方面也承受孤獨、噪音與污染。



PHOTO 8 :

對許多年輕人而言，建築工作既單調又重複。砌磚雖然辛苦，卻能帶來學習一技之長的成就感。即便如此，很少有人長期停留在同一份工作；他們不斷移動、談判、把握各種機會，同時也藉此旅行，親身經驗國家的多樣性。



PHOTO 9 :

加德滿都的建築工地沒有固定工時。有時因應城市對重型機具的使用規定，工人必須在深夜持續工作。



PHOTO 10 : 談到未來，多數年輕勞工表達的是不確定感。他們無法想像三年、五年或十年後的自己，也不認為能在加德滿都定居：「太貴了，根本不可能，連想都不值得。」圖中 17 歲的 Tika Ram 在睡前圍著小火取暖，想念著家人。



PHOTO 11：來自不同背景的男孩之間，友誼既緊密又短暫。他們在工作中彼此依靠，但關係可能在幾天或幾週內瓦解。有些人使用假名，擁有多支電話號碼，這些都是在高度不穩定與風險環境中的自我保護策略。



PHOTO 12：

為確保工人完成工作，承包商通常會暫扣部分薪資。面對這種不確定性，許多年輕人會突然離開，放棄最後一筆報酬。圖中 17 歲的 Manoj 在與另外 13 名同鄉工人共住的床上休息，結束漫長的一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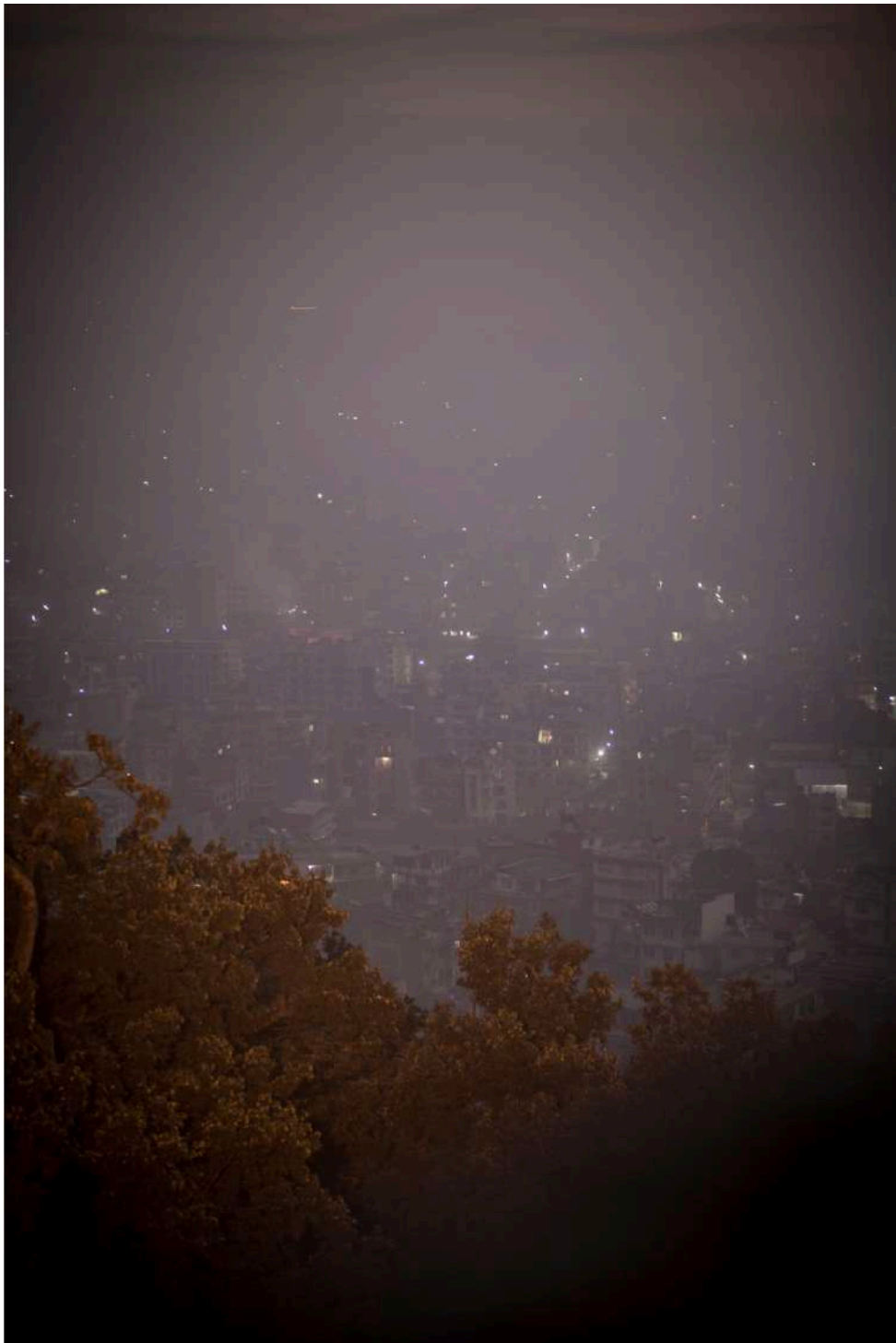


PHOTO 13：晨霧籠罩下的加德滿都清晨景象。



PHOTO 14 :

21 歲的 Bikash 與妻子 Kamala 及兩名年幼的孩子，坐在加德滿都郊外 Taiba 的一個房間裡。他們結婚六年，生活拮据且不斷遷徙。Kamala 計畫在女兒稍大後重返工地搬磚，以補貼家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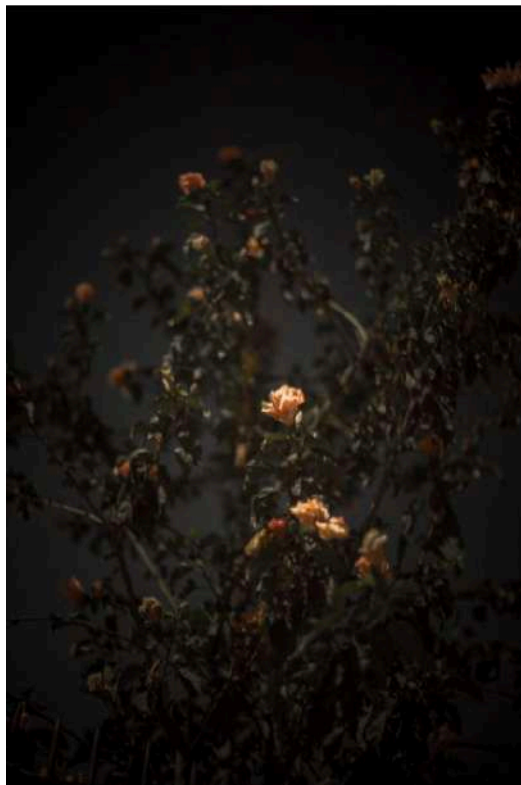


PHOTO 15 青少年男孩來來去去。有些人返鄉後不再回到加德滿都，多數人則持續在城市中尋找更好的機會，努力為自己與遠方的家人提供生活所需。